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

**在文化兴村上“一马当先”**

[新华日报 (xhby.net)](http://xh.xhby.net/pc/layout/202208/09/node_2.html%22%20%5Cl%20%22content_1096279)

关键词：# 乡风文明 #

凌晨3点50分起床，4点钟准时开跑，12公里，75分钟。这是71岁老人徐传贵12年来每天坚持的习惯。

在马庄，每月1日是升国旗日，每月15日是党员活动日，每月25日是民主理财日，也是雷打不动的习惯。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后首次赴地方考察来到徐州市贾汪区潘安湖街道马庄村。在村文化礼堂，习近平总书记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这里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和弘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

“新农人”：

把家乡好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马庄有三宝，香包乐团婆媳好。”每天，当游客沿着真旺路踏进马庄村村史系列展馆，解说员余蒙都会深情讲述背后的故事。

在90后余蒙从小的记忆中，村里文化氛围一直很浓，节日大活动很多，平日里也少不了乐团表演和周末舞会，金马之声广播站传出的马庄之歌曲韵悠长：“田野上摇晃着沉甸甸的金黄，收获着我们的喜悦和晴朗。纺织机织出了锦绣前程，告诉我们实现了已久的梦想……”

作为马庄的女儿，远嫁河南，工作在上海，孩子在哪儿上学是余蒙2015年面临的重要抉择。“考虑再三，我和爱人还是选择回到马庄。”

回村后，余蒙照顾孩子之余，又干起了手工活儿。“马庄女人总是闲不住，”她说，“后来，我妈妈在村里缝制香包时听说接待中心招聘解说员，劝我去试试。”

“干解说员，也许还真不错，收入行，不耽误照顾小孩，又能长长见识。”余蒙报了名，被录用了。

“来，大家跟着我继续往前走……其实马庄不只有香包，还有点面灯、扎花灯，但香包是传承发展得最好的。再说马庄乐团，当年在十里八乡很有名，从小舞台演上大舞台，从农村演到城市、国内演到国际。而婆媳好，那故事就更多了……”

从更长远看，对于马庄用文化力推动生产力，余蒙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察与建议：疫情让游客数量变少，亟需寻找破解之法；香包种类有80多种，不算少，但在年轻化和品牌化上还有探索空间。“作为一个乡村讲解员，我也希望能通过文化挖掘，把更多的家乡好故事说给更多人听。”

村干部：

“与马庄一起奋进成长”

2017年8月，95后大学生、山东小伙王浩通过江苏省统一选聘，到马庄村担任党委副书记。“初到马庄，只感觉惊讶，这里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气息，也有一定的产业基础，与印象中村庄的样子有很大出入。”

一个月时间，王浩疯狂“补习”，查阅马庄所有资料。在一次次村民走访中，他发现，这里的村民大多是“艺术家”，热衷于参与音乐表演、香包制作等富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活动。“文化兴村，在这里是切实可行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里。马庄给了舞台，让一腔热血的我，想做事、做成事。”数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马庄视察之行，让王浩既欣喜又自豪，同时在内心深处埋下一颗“要与马庄一起奋进成长”的种子。

5年时间，马庄的变化很大：香包产业从十来个人的分散小工坊，加速向香包文化大院集聚，香包产值达到800余万元；全村生产总值突破2.25亿元，集体经济收入500余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5万元；真旺自然村整村改造完成，正旺自然村正抓紧提升改造。“美丽马庄”成为村民心中真正宜居的村庄，还建成全市第一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疫情凸显出马庄当前发展的瓶颈：乡村旅游处在初级阶段，仍有待开发更多研学游等旅游项目；香包产业处于上升期，需要加速创新设计、重构IP定位，以及建立多元销售方式。”采访中，王浩并不避讳谈论短板问题，同时提出解决方案，“发展旅游要写好‘马庄+景区’‘农业+旅游’‘文化+旅游’等文章。推动香包产业与行业领先的IP运营转化公司合作，让香包‘市场化、国潮化、商品化’，同时通过直播带货、电商销售等补齐线上销售短板，同步丰富线下销售模式，变只在马庄销售为全国多地销售。”

“原住民”：

组建起苏北第一支农民铜管乐团

马庄成为村落，可追溯至北宋真宗年间，最早称为军马庄，后将“军”字省略，演变为马庄。

马庄向来重视文化活动。据《马庄村志》记载：1988年11月，马庄农民铜管乐团成立。1989年春节，乐队第一次登上县级舞台，演奏的《西班牙斗牛士进行曲》引起轰动；立春时节，马庄妇女用红、绿、黄等多种颜色布料包裹棉花，缝成小布鸡，祝福孩子健康成长……

时针拨回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上过高中的徐传贵，在村里是一个“小有文化的人”，也是村里早期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他回忆，乡镇企业红火起来后，村里开采小煤矿挣到了钱，“小有积蓄”让很多人渐渐浮躁起来，不良风气盛行，“不是打牌就是喝酒，没有正事干”。

“当时的村党委书记孟庆喜认为，照此下去，光抓经济，不重精神不重文化，即便一时发展，也不会长久。”徐传贵坐直身子继续说，1988年，孟庆喜提出“文化兴村”战略，并正式组建起苏北第一支农民铜管乐团。

紧接着，质疑声就传来：“吹号，能吹出粮食，还是能吹出票子？”

“面对批评，孟书记顶住压力，依旧执着地在村民大会上耐心给大伙讲‘文艺搭台，经济唱戏’的道理。”徐传贵说，“没有老师，我们就到市剧团去请，到省属高校音乐系请教；没有合适的训练场所，乐团就在村里到处打游击。”后来，这支农民铜管乐团不仅“出道”了，还走出了马庄。

“那个年代的马庄，用文化激励村民积极向上，有很多‘金点子’。比如为每户家庭建档案，记录下家庭成员参与村集体活动、义务劳动、志愿服务和遵守村规民约、规章制度情况，逐项评分后作为年终评优评先发放物质奖励的主要依据。”徐传贵说，后来这项制度每年都修改、完善，一直到今天。

如今的马庄，文明家庭达到700余户，占全村家庭总数的86%，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文明村。“这都是文化建设得好。”徐传贵直言，“就像好媳妇评选，我们村都是直接把匾送到好媳妇的娘家，这是荣誉，也意味着责任不是？”

【专家点评】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社科院基地副研究员 赵锦春：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多元主体理性认知区域优秀文化，并将其具象化为行为规范的价值观塑造过程。建设文明乡风的动力，来自理念奉行、知识传承与制度认同。马庄村的经验启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激发情感认同，发展文化产业、夯实利益认同，重塑村规民约、激活价值认同，可以有效提升文明乡风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乡风文明既是“软实力”，也是“生产力”。忽略精神文明建设，单纯推进经济建设会使乡村“具其形”而“失其魂”。乡村全面振兴更要注重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复兴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田园”。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

**“别样”农业，成就大国粮仓“东林一粟”**

[新华日报 (xhby.net)](http://xh.xhby.net/pc/layout/202208/29/node_1.html%22%20%5Cl%20%22content_1103882)

关键词：#产业兴旺#

盛夏时节，走进太仓市城厢镇东林村，田间稻叶轻摇，米厂清香飘逸；饲料厂内机声隆隆，秸秆被切碎，加入豆渣、砻糠等进行发酵，成为天然的牛羊饲料；芽苗菜生产基地碧绿一片，新芽初长；观光火车缓缓驶过，串联起田园风光、生态果园、乡村驿站等一帧帧独特的乡村风景……

近5年，东林人用辛勤实践，摸索出一条现代农牧业循环发展的路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就是：“一片田、一根草、一只羊、一袋肥”的“四个一”农牧循环。目前，全村绿色高质水稻、小麦年总产量突破2000吨，每年向社会提供优质羊肉250吨。同时，通过消纳报废秸秆、畜禽粪污生产有机肥3000吨，每年可节约青贮饲料种植面积约6000亩、节省化肥用量约30%。以农为主、以粮为主，东林村成就了“大国粮仓”的“东林一粟”，蹚出了新时代百姓致富新路子，更以实践证明，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是苏南生态敏感区必须走、也走得通的一条道路。

“新农人”：

循环农场，助力产业步入良性循环

采摘、套袋、打包……年近五旬的王雪芬忙得不亦乐乎，她是东林生态果园负责人，也是庄稼地里的“打工人”。“今年的夏黑葡萄长得特别好，早几个月前就被周边的客户全部预订光了。”王雪芬说，田间农忙时，她得去收割庄稼、收集秸秆，送去饲料厂；农闲时，她就一头扎进果园，肥水植保、采摘发货。

在东林村人看来，农业的方方面面已经无法完全割裂开来，田与田间、园与园中是相互联系的，合作社与农业企业是有序循环的。“打个比方，农药施多了，土质就坏了，不仅生长出来的稻谷不好，就连牛羊吃的秸秆饲料品质也不好，牛羊肉品质自然也差了。”朴素的王雪芬向调研组解释着自己对“循环农业”的理解。总的来说，村民们已经形成一种共识：生态循环农业，是一种既保护了环境又提升了效益的“好思路”。

谈及当初发展“循环农业”的契机，王雪芬回忆，大概七八年前，在村委会推行的“小承包”机制下，大家种粮积极性很强，亩产量不低，但奇怪的是，“大米的口感越来越差，也卖不出好价钱。更头疼的是村里河道的水质也在变差，环保人员来测了，说含磷量超标。”原因并不难猜，为了提高产量，大家加大了农药化肥的使用，久而久之，土壤板结酸化，地力下降，水体污染也加重了。

“这对庄稼人来说，是毁了‘命根子’的大事。”许多村民和王雪芬一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决定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用量，适当降低产量，“但大家的种粮收益也在‘缩水’。”

如何在“保护耕地”和“鼓起腰包”之间取得平衡，王雪芬说，转机出现在8年前，村“两委”干部去国外考察，当年引进了10台套秸秆收储打包设备。自2018年东林村联合省农科院建立“秸秆饲料化产业研究院”起，“循环农业”的概念越来越清晰：稻麦种植—秸秆饲料—湖羊养殖—有机肥料—稻麦种植……东林土壤有机质已从2013年的1%提升到如今的3.5%，达到“东北黑土”的标准。打好基础，坚守耕地，东林人越来越坚信“农业大有可为”，王雪芬向记者分享近年来村里“田间地头”的变化：全村耕地全部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吨粮田”，水稻和小麦两季亩产稳定在2050斤左右，还创办了稻米加工和发酵饲料、有机肥生产等一系列企业，推进粮食就地加工、就地增值。

“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这让我们幸福感倍增，农业能创出一番天地，这更让我们心生成就感。”王雪芬感慨，“循环经济”让东林村的各项产业都步入良性循环，环保、生态的理念更是深入每位村民心里。如今，王雪芬种瓜果都很讲究。2年前，东林果园和省、市农科院所共建实验基地，按照科学方法种植，使用植物提取物进行病虫害防治。“果园至少已经飘香长三角。游客来我们这里，尝了果园的水果，就迫不及待地想预订下一季的，一年收益能超百万元。”王雪芬喜滋滋地说。

村干部：

深耕农业，“上访村”变“奋斗村”

作为土生土长的东林人，苏齐芳曾见识过这里的贫穷、无序。“以前，我们这里也算是个‘上访村’，其实很多也就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主要是日子过得不好，大家心里不舒服。”

解决矛盾，首先得让大家手上有活干、日子有奔头。2004年，接下“四村合并”的村书记担子时，苏齐芳就立下“军令状”：要带着大家增收致富，5年村收入达500万元，10年达1000万元，如果没达成就“引咎辞职”。然而，没有工业支撑，东林村靠什么致富？苏齐芳坚信“现代农业有希望”，他走访调研了全国多个先进村，甚至去了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乡村，学到了两个关键本领：“方法”和“技术”。

激励大家种粮，首先得讲“方法”。2012年，苏齐芳提出“大承包、小包干”的种粮激励政策。他向调研组解释，所谓“大承包”，就是激励合作农场场长，给他们明确种粮指标，小麦亩均产量650斤，水稻亩均产量1000斤，增产部分拿出20%奖励给场长；“小包干”则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按照种粮面积算，每亩地可以拿到300元的“管理工资”，如果亩产超过指标，也可以拿到增产部分20%的“绩效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大家种好粮、多种粮的决心更大了、信心更足了。

做强农业产业，长远来看，还得靠“技术”。“种植、养殖能成规模、能高品质，需要靠科学技术、需要靠现代化设备。”苏齐芳告诉调研组，秸秆收储、饲料加工、肥料再加工等，都靠村里引进的先进设备，这方面投入很大，但效益和价值也是极为可观的。全村每年农产品加工业上缴给村集体的收益达1500万元，这些收益主要用于各类村级经济社会事业建设，惠及所有村民。苏齐芳坚信，“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是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务实选择。

以农业为基础，东林村还在不断提升循环产业链价值。“发展高附加值农业是下一阶段的重点。”苏齐芳介绍，今年，东林村引进秦川红牛，对标世界先进标准进行养殖。这些肉牛听着“古典乐”，住着“恒温房”，吃着纯天然的“发酵饲料”，预计明年就可以上市，他相信东林牛肉的品质、口感不亚于日本“和牛”。

人心涣散的“问题村”如何凝聚人心，拧成干事创业的“一股绳”？苏齐芳向调研组分享经验：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促进村级事务和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东林村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由村集体发起组建农场专业合作社、投资富民合作社、农村劳务合作社等各类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主体，引导村民全面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加工、仓储、销售等过程，实现集体和村民共同发展、共享成果。2021年，东林村实现集体经济总收入5637万元，村级可支配收入310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万元。“我们用实践证明，以农为主，以粮为主，也能壮大集体经济，也能闯出致富新路，循环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都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对于东林村的未来，苏齐芳心怀更多憧憬。

随着发展的深入，东林村对科技人才的期盼也更加强烈。“农村需要更多的技术人才。”调研采访的最后，苏齐芳坦言困境，“农技专家等人才引进难、使用难、留住难，这是制约农村产业转型发展的大问题。”他期待，更多农业院校专家教授、科技特派员等能与各村结对合作，共同打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的“最后一公里”。

“原住民”：

种下“希望田”，守好“米袋子”

还有几个月，年近65岁的张耀忠就将迎来“夕阳红”的美好生活。种了一辈子地的他，还可以拿到退休工资。

“我们全村有10多个农业企业，大力解决了本村就业问题，我这样的老农民和年纪轻的新农民，都有‘用武之地’，我们有种粮经验，他们有农业技术。”

张耀忠祖孙三代种粮，他亲历了东林村的变化，也尝到了发展现代农业的甜头。“我的父辈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种地，到我那一代开始了农业机械化，到我儿子这一代，就更好了，他们用上了智能农业系统。东林合作农场2033亩稻麦种植基地全程实现机械化，只要9个劳动力，其他人就可以进城镇企业或其他地方就业，大家的收入都高了。”

如今，东林村打响了“循环农业”招牌，还引进培训基地、休闲采摘、农业科普教育、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等新业态，配套建设彩虹大道、稻田步道、特色驿站、穗月广场等核心景观……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这片村民眼中“希望的田野”，也成为游客们心中“向往的生活”。张耀忠告诉调研组：“东林的农牧风光每年吸引游客7万多人次，带动当地450多人就业创业。”

看着眼前“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的乡村美景，张耀忠憧憬起退休的“小日子”。张耀忠给调研组算了算账，除了发放的退休金外，他还能获得在集体农业企业打工的薪金和东林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分红，每个月的收入有5000多元。村里的老年人每年还能享受1000多元的福利。张耀忠欣喜地说，今年村里新开通一条5.3公里长的“田园新干线”，还要打造一个叫“味稻公园”的农民乐园。到时候他会带着小孙子去玩，“一辈子埋头种地，终于也有机会，悠闲地抬头赏赏风景了。”

【专家点评】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高强：

在以农为主、以粮为主条件下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东林村的实践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东林村通过探索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的路子，特别是通过经营模式创新，走出了“一片田、一根草、一只羊、一袋肥”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实现了农村增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多重效益。同时，东林村也再造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推动多元主体联合与合作，依靠法人经营将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当下，东林村顺应消费结构升级新趋势，一体谋划大农业下的各细分产业发展，推动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促进产业发展、资源匹配、生态共享与循环利用相协同，实现科技力量源源不断地赋能农业农村，推动农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彰显了在乡村资源要素配置中的独特优势，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还建立健全了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到更多的产业增值收益，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份有益参考。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统筹“新”和“旧”，共筑富强梦**

—— 从基层实践看乡村产业振兴

[新华日报 (xhby.net)](http://xh.xhby.net/pc/layout/202212/16/node_1.html%22%20%5Cl%20%22content_1146014)

乡村要振兴，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本报调研的这100个村，对发展什么产业、怎样发展产业都在因地制宜进行创新探索，也为新时代乡村产业振兴贡献出江苏方案。特别是，此次江苏百村调研的样本村中，不少是原来产业基础一般甚至薄弱但近年发展出现转机的村。如何整合多种生产要素、汇聚乡村发展合力、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曾是这些村庄面临的普遍难题。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这些曾经在困顿中徘徊的贫困村、薄弱村，因为找到了产业振兴的突破口，统筹运用“新”“旧”资源，正呈现出全面振兴的良好态势。

一二三产珠联璧合，蹚出富民强村新路径

江苏是农业大省，也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全省乡村主导产业更加鲜明、特色产业优势日益显现。在百村调研中，记者切身感受到全省乡村产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新趋势。

——在端牢“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体系在各地陆续涌现。宿迁市宿豫区时济泉村登丰稻麦种植家庭农场，从2015年的100亩地扩大至1000亩，全年农场纯利润80万元。位于泗洪县西南岗片区的垫湖村泽馨家庭农场，600亩碧根果育苗基地一年售苗20多万株，销售额200万元。泰州市海陵区丁冯村着力推进蔬菜规模种植，组建3个片区合作社，从种到销实行全程标准化，把集体收益与村民收入绑在一起。盐城市盐都区新民村，拥有全国连片面积最大的高架无土草莓种植园，获评全国“一村一品”（草莓）示范村，以该村为发展龙头的“盐都草莓”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7.1亿元。句容市丁庄村制定“丁庄标准”，整合葡萄品种育苗、生产资料、技术培训、品质标准、品牌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实现葡萄产业由量到质的飞跃。句容市戴庄村，秉承全国“时代楷模”赵亚夫的绿色生态农业理念，从恢复生物多样性入手推进有机农业产业化，丘陵岗地变美了，有机农产品也让小村变富了。顺应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律，遵循绿色生态农业理念，让乡村产业发展蹄疾而步稳。

——向二三产业拓展延伸，结构合理、功能多元、三产融合、分工优化、市场完备的乡村产业体系日益健全壮大。响水县康庄村返乡大学生张凯伯家是种田大户，流转1200亩水稻田，并创办凯泉米业加工厂，为村里15个大户种植的8000亩南粳5718优质水稻提供烘干、仓储、加工、销售一体化服务。无锡市惠山区桃源村以水蜜桃种植为业，打造文旅项目，由卖桃赚钱到以桃拓业，人均年收入增至6万元。如东县南渔村盛产文蛤、泥螺等海产品，拥有独特的滨海风情，该村抓住渔业特色，发展水产养殖、海洋捕捞、渔船修造、渔网加工、食品加工、旅游休闲等多个产业。不满足于简单种田，想方设法延长产业链，实现“接二连三”，是这些乡村构建全产业链的普遍实践。

——各类乡村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各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乡村经营体系正在加快孕育。宜兴市金兰村在无锡最先成立村办合作农场，400余农户2800余亩土地入股，由村级合作社统一经营，占全村承包地面积的99%，如今村级可分配收入增加到1000余万元。常州市武进区跃进村引进花木电商企业懒人园艺，组建花木电商富民合作联社，推行“电商企业+合作社+农户”订单式种植销售，带动花木产业更多转为定向种植，去年全村花木线上销售额突破1.5亿元。徐州市贾汪区马庄村的香包产业从十来个人的分散小工坊，加速向香包文化大院集聚，年产值800余万元；村子还持续扩大马庄香包和农民乐团的影响力，着力打造文化旅游的马庄品牌。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化合作、公司化经营，增强了涉农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能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调研组发现，全省乡村产业发展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总体来看，农业还是弱质产业，自然灾害与市场风险对农业经营者有很大冲击，疫情也曾对农产品营销产生不利影响；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还不够充分。省社科院研究员高珊认为，乡村产业发展重在做强特色农业，提高农产品生产能力，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保险扶持；推动农业向农产品加工、农村服务业延伸，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把产业增值环节更多留在农村、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

人地钱技要素集聚，汇聚产业发展新优势

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传统的“人才”“土地”“资金”三要素，更离不开“科技”这一创新要素。通过一系列“组合拳”，各地因地制宜激活农村资源要素，让乡村产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各类人才大显身手。乡村的广阔天地，可以承载年轻人的田园梦想。淮安市洪泽区滨河村的潘培勇学的是现代农业管理，外出打工几年后回乡包地，家庭农场从刚开始的200亩扩大到500亩。他精心精准选用种子，进行消毒育秧、施肥管理，农场年营收超200万元。泰兴市祁巷村首个返乡创业大学生丁冬牵头建立“回乡大学生创业园”，引发返乡创业潮。河南信阳人粟军仁早前在上海从事蔬菜批发，在朋友推荐下到阜宁县丁横村经营“蔬菜大棚”，一年收入50多万元，解决了当地10多名村民就业。这些有为的回乡青年、外乡创客和本地人才，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激发出个人潜能，创造着财富神话。

——让农村土地释放更大潜力。土地是乡村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源要素。如何在严守耕地红线的基础上，合理利用土地，让其生“金”强村，考验着乡村干部的智慧。江阴市红豆村在发展水蜜桃产业中，村里为农户减免没有收益的前3年土地租金，分担风险机制激发村民的创业热情，过去的贫困村变成今天的“桃花源”，实现以水蜜桃、花卉种植为第一产业，以水蜜桃酒加工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红豆古树和相思情爱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三产”融合发展。盐城市亭湖区五星村抓住发展机遇，建起以汽车配套产业为主导的五星第一工业园区，引进企业127家；全力打造苏北三产服务业第一村，建起大酒店和休闲广场，发展楼宇经济；突破用地制约，在亭湖开发区建成五星创业园、科技园和工业园等“飞地”园区，成为村庄转型发展的新载体。有了好政策、好机制，就能用足用好自己的地，开发利用更多的地。

——让资金活水畅流乡村。今年5月，省政府办公厅推出进一步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各地充分发挥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撬动作用，为乡村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靖江市万盛村获批泰州市第一单“强村置业贷款”，得益于靖江市出台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政策，建设生产经营性项目有不超过30%的奖补，解了村级经济发展的资金之急。宿迁市洋河新区六里棚村地处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除了收取落户农企的土地租金，还推进村企联建壮大集体经济，共同探索“返租倒包”“参股经营”等模式，成立彩印包装公司、劳务公司，降低企业采购和用工成本，促进村民就业增收。11月25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江苏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明确，县级以上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应当提高到10%以上。进入乡村的财政、金融、社会资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劲动力。

——让科技为乡村产业发展赋能。农业科技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太仓市东林村以科技为引领，一体谋划大农业下的各细分产业发展，推动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促进产业发展、资源匹配、生态共享与循环利用相协同，科技力量源源不断地赋能农业农村，推动农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研究生毕业后的龙国刚，在南京市溧水区芝山村探索富硒果蔬种植，以生物质炭促进改土、增产、提质，擦亮健康农业、健康农产品发展“招牌”。江阴市双泾村面对疫情之下农产品滞销困境，开辟电商销售渠道，在“云端”卖螺蛳，在果园开直播，村里电商企业蓬勃成长，带动“双泾螺蛳”“双泾葡萄”“双泾翠冠梨”等优质农产品畅销。常熟市坞坵村“壹稻垂钓”文化中心，利用物联网技术自动感知钓台塘下情况，让垂钓者体会到满满科技感。江苏一些乡村正抓住机遇吸纳农业科技、数字技术的要素功能，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不容回避的是，一些村普遍存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较少，又有耕地红线限制，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包括设施农用地难以保障等问题。而要充分发挥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还有很多瓶颈。省社科院副研究员赵锦春认为，摆脱“增产不增收、务农不富裕”的困局，需要研究推动农业科技化、产业高端化转型升级，依靠数字赋能，实现现代农业和乡村二三产业发展方式的变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需要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真正引导好资源的优化配置。

内力外力合力并驱，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行走百村，调研组能看到的是具体的产业形态、集聚的要素资源，而在这背后，则是多种力量合纵连横，协同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来自基层和群众的发展要求是乡村产业振兴最原始也最持久最强劲的内生动力。产业强、百姓富、集体兴，离不开自下而上的基层群众创业冲动和创新智慧。句容市桥东村返乡青年孙金龙花30多万元购置两台挖机，花3年时间把流转的100亩土质偏砂的丘陵岗地平整出来，建成高标准农田，种上美都西瓜、小蜜25哈密瓜，吸纳全村40多位乡亲打工，年产值突破100万元。宝应县成庄村回乡能人赵建明接手村里经营不善的肠衣厂，通过技术改造使其脱胎换骨，变身从猪小肠提取肝素钠的生物科技公司，在获得高附加值的同时致富乡里。沭阳县聚贤村的90后们利用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为花木产业赋能，在自家致富的同时帮助更多村民“触网”，将花木销往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化的种植业、专业化的养殖业，还是现代化的制造业、市场化的服务业，都倾注了江苏现代农民的心血和智慧。他们敢于投产业、善于搞技改、勇于闯市场的胆魄，激励带领着更多村民乡邻迈上致富的大道。

——来自招引企业的投资兴业和结对帮扶方的共建共享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外力支持。一些缺乏集体积累、资金资源有限的村，依托外力借势发展，取得了村庄与工商企业的共赢。连云港市海州区江浦村近10年来招引一批老板下乡，创建多个现代农业园，带动全村老乡致富。泗阳县颜圩村招引客商种植多肉和百合，大棚多肉种植面积4万多平方米，电商销售年利润约2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就业。滨海县前案村巨绿家庭农场负责人陈旭东长期在苏南经营苗木，被招引到村里后，承包1000亩荒废地，投资百万元，栽种10余种近6万株苗木，并把自己的苗木嫁接、养护手艺传授给100多位村民。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片区整治开发公司、仙林大学城与八卦洲上的外沙村结对共建，出资为全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为村里鲜花、苗木、浆果、蔬菜生产基地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

——村域产业联动发展的合力得益于村集体及其带头人的把脉定向。高邮市小葛村村干部牵头创办明兰渔业专业合作社，创立“雨荷飘香”“小葛鱼”水产品牌，采取“支部+合作社+养殖户”的模式，引导村民在养好“四大家鱼”外，加快发展大闸蟹、小龙虾、白鱼等高经济价值的特种水产养殖。靖江市德胜村党总支书记杨恒俊创立的德胜农业科技公司是集基地生产、仓储物流、互联网销售、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生产综合体，对外地优质农产品优化加工，打造“德胜牌”系列农副产品50余种。宜兴市美栖村党总支书记宗华东花一年半时间从云南请来玫瑰种植专家李杰，投资方+技术方+村集体三方合作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淳美公司，打造出集食用玫瑰种植、产品深加工、科普教育、观光休闲于一体的村企联建融合发展模式。以村级组织领办合作社等为抓手，把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整合起来，让群众在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抱团”合作，这种汇聚起来的合力，正强劲有力地改变一个又一个乡村的面貌。

同时也要看到，在“内力”“外力”“合力”这三种力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难题待解。一些无区位优势和特色产业的乡村，当如何摒弃单纯依靠政府帮扶的发展路子、激发内生动力？如何引导工商资本有序下乡，变单纯输血为互惠共赢，等等，这些或许值得更多乡村思考。赵锦春认为，乡村产业兴旺，既需要合理借用外力，更要注重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内生活力，合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

江苏百村联合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包括新华日报社 记者 顾雷鸣 杭春燕 吴琼 王梦然 王建朋 颜颖，省委研究室 叶绍芳 储胜金，省农业农村厅 李明 朱斌）